

清末民初
史料叢書 第三四種

據民國二年鉛印本 影印

陳夔龍撰俞陞雲等編校

庸 盒 鈞 書 奏 議
(一)

成文出版社 印行

庸
金
尚

書
奏
議

宣統辛亥

王闓運署

序

昔曾滌生相國論詞章以奏議爲最難及自將兵時權在疆臣而駱文忠撫湘屢奏失

旨用張石卿督部言委章奏於左文襄每奏輒當稱爲名臣而胡文忠撫鄂亦喜自作奏未幾曾左並以疆臣專征每有報奏輒數日一上各自矜詡以爲他人莫能也及李文忠督師亦自作奏不假手他人李固曾受業弟子自謂奏勝師及奏河防爲丁文誠所持露章劾之

朝廷下其章曾李皆大驚以爲山東有能人其時曾亦爲沈文肅所譏訶與左交章駁之天下益務於章奏之學矣李文忠奏辨胡家玉劾奏一疏曾歎服以爲朗暢然詞氣激昂無恭順之

體及左奏請卹周開錫指斥部臣如訟牘文獨丁文誠論奏不
唯阿亦不囂張無罅隙可摘遂稱名筆時 筱石尙書館於節
署每得中外章奏評論得失以爲增益學識兼言語政事文章
之科莫切於此洵非俗吏儒生所參與也未十年而 尙書通
顯自部郎權京尹旋典河漕開府吳豫作督兩湖遂領北洋其
所奏事不假手從事兼亦樂於屬草以發摠文思無何天下瓦
解文武道隊避地海濱將從九夷海內文學之彥亦多游息於
彼 尙書獨閉門息交以文史送日闔運游滬則時得相見因
得觀宦跡圖則請論宦績 尙書自以無補爲恨而又竊以爲
無負職也則悉裒在官奏議相示因請刊以示後人亦以終吾
身所聞見之時局友朋之懷抱俾後之論世者有所徵考也若

比之宣公奏議補益主德者則蓋非奏議之正體而當以屬之內職固非疆臣之任與癸丑小雪日湘潭王闔運序

序

貴陽陳筱石尙書余乙亥丙戌同歲生也同官京朝不知良會之爲樂逮余一麾出守公駸駸大用敷歷封圻宦轍屢遷初未合并余歸田之次年薄游漢上公方持節是邦始復相見公被服儒素無翦翦豪侈習武昌筦天下樞自京漢軌通屹爲京師外屏比漢三輔又爲泰東西諸國商旅輻輳地職務填委甲於他行省余不時渡江清言移晷挹其風度靜穆冲和有事外遠猷詩筒往來如響斯答其於政事之游刃有餘可知矣別不二歲海內雲擾而肇端於漢上不自意得於滬濱再相見余老矣公亦憔悴特甚扶病酬對情日益親迴憶東華舊游忽忽如夢莊子有言逃虛空者聞人足音蹵然而喜況平生故

人相逢於滄桑之後也邪今年秋 公刻奏議若干卷成屬爲之序余讀之而有感矣姚惜抱氏謂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陳說其君之辭漢以來有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其實一類此奏議所由昉也按其體例於今日已如弁髦之翦棄鑿柄之不兩容止以存過去之歷史而已余得副貢於光緒初元其解皖撫任之歲

德宗棄羣臣是余仕宦進止與光緒一朝相終始 公投棄簪紱則於辛亥季冬是有

清一代文章以此爲終篇且非惟一代已也蓋結歷史五千年之局能不悲哉庚子

翠華西狩 公崎嶇兵間彈壓輦轂轉漕淮南雖宣力於外與

陸敬輿之扈從異用同功其治我蘇也徐方告饑 公與漚陽
尙書殫心救民民被其賜頡頏湯張至今稱之其治豫也如治
蘇豫民之稱之也亦與我蘇同南皮相國督鄂久百度恢張力
痛氣囂 公承其後壹意與民休息恥赫赫名蕭規曹隨不爲
苟異遇大利害亦不爲苟同得古大臣體踵 公後者張岷偵
興卒以覆車誤國於戲人之度量相去豈不遠哉 公榮觀超
然夙懷退志結廬西湖上有右軍誓墓之思焉及其督直隸也
天下洶洶論議蠡起如病見敗徵人人自以爲盧扁爭獻方藥
聲望欲躡 公上及武漢事起土崩瓦解棄城而圖存者相望
也日暮途窮倒行逆施者不可一二數 公坐鎮津門京師晏
如無兵革之警其賢不肖何如哉當是時傾覆帝制之聲盈天

下如火燎原不可嚮邇有效孤忠者幾於舉世非之 公獨以
隻身犯大難可謂皦然不欺其志者矣子思之言曰如彼去君
誰與守 公拳拳此義特立獨行至

兩宮敝屣天下乃反初服雖天之報施善人卒亦其忠誠之素
所蘊蓄者有以感召之也易曰修辭立其誠 公文有焉讀此
篇者當不河漢斯言癸丑重九金壇馮煦

序

庸盦尙書既退居滬濱乃輯生平敷歷所得奏議區爲十六卷授刊竟命三立序其端竊維國家興廢存亡之數有其漸焉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有其幾焉謹而持之審慎而操縱之猶可轉危而爲安銷禍萌而維國是也吾國自光緒甲午之戰畢始稍言變法當是時昧於天下之大勢怙其私臆激盪馳驟愛憎反覆迄於無效且召大釁窮無復之遂益採翳淩之說用矯誣之術以塗飾海內外耳目於人才風俗之本先後緩急之程一不關其慮而節鉞重臣號爲負時望預國聞者亦復奮舌摩掌揚其瀾而張其焰曲徇下上狂逞之人心翹然以自異於是人紀之防墮滔天之象成而大命隨之矣是故今日禍變之極肇端雖

不一轍而由於高位厚祿士大夫不遏其漸不審其幾揣摩求合無特立之節蓋十而六七也豈不痛哉 尙書當官京兆時值庚子禍作躬捍大難旋督漕淮上遷河南江蘇巡撫擢督湖廣最後爲直隸總督其爲治務培國本恤民隱凡所敷陳常持大體度勢所能行不欺其志於預備立憲政列上諸疏尤言人所不敢言往者三立從湘陰郭筠仙侍郎游侍郎以爲中國侈行新政尙非其人非其時輒引青城道人所稱爲國家致太平與養生求不死皆非常人所能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鄭重低徊以寄其意侍郎世所目爲通中外之略者也其所守如此時少年盛氣頗忽而不察今而知老成瞻言百里驗若蓍蔡爲不可易乃觀於 尙書疏

語中往復於重綱紀挽學術誠變更之繁匡淩躐之弊類皆切
摯戇直孤忠謇謇有可揭日月而泣鬼神者嗚呼其於青城道
人守國使不亂之旨儻有合歟儻有合歟後之治國故者討其
勲績綜厥終始愀然於 尙書之不幸而垂空文亦一代得失
之林也癸丑十月義甯陳三立

自序

臥病滄江忽驚歲晚藥鑪茶竈了此餘生時或半榻琴書一室
嘯詠幾不知人世間有戰血元黃事卽平生少壯之所經歷與
夫宦轍南北之所至久已付之過眼雲煙區區疏草亦何足存
卽存亦何關時局之輕重雖然吾滋感矣是編起於光緒庚子
訖於宣統辛亥十年之中數更事變庚子擢升京兆時值拳匪
禍作都城不守仗

社稷之靈兩全權與東南各疆臣之力余忝任留臺從諸鉅公
之後僥倖而立功名辛亥一役鎖鑰北門作牧爲諸侯長宜乎
回旋有地矣而病莫能興竟不克登壇執牛耳以忠義激勵沿
江連帥合羣策羣力舉手而扶危局雖一意孤行耿耿此心爲